

总摇序

说起“文明”，似乎下意识地总想到“发明”两个字。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在许多国人的心中，也似乎总是淹没在火药、指南针、造纸和活字印刷这四大发明的辉煌之中。然而，“文明”这两个字，却负载着异常沉重的历史，充满着难以索解的悖论，在“文明”这两个字的背后，甚至还透着血腥。在 怨 颶事件前后，当今世界所经历的一切，到底是文明，还是野蛮？

对这个带有 人类存在根本性问题的困惑，促使我开始对文明问题有所思考，促使我把目光投向域外，投向西方的文明，投向所谓文明的西方，想要弄清楚到底何为文明，西方又是经历了一个怎样的文明进程？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基佐曾写过皇皇四大卷的《法国文明史》，他对“文明”这个词有着明确而深刻的理解。在他看来，“文明主要包括两点：社会状态的进展，以及精神状态的进展；人的外部条件和一般条件的进展，以及人的内部性质和个人性质的进展；总而言之，是社会和人类的完善”。按照基佐的这一定义，文明的进程，实际上也就是社会和人类不断完善的进程。

社会与人类不断完善的进程,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要考察这样一个进程,对整个人类的文明的进程哪怕“稍作正确的叙述”,拿基佐的话说,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为这意味着要对世界“不同民族发生过的事件,对他们本身的历史,而且还要对他们的语言、文学、哲学,最后还要对他们的生活经历的一切方面都具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如此看来,任何人对世界文明的思考注定都是片面的,对人类文明进程的考察也注定是肤浅的。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可以从人类历史的某个侧面,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管窥一二。正是出于这一天真而善意的愿望,我们有目的地聚焦于西方世界的某些历史阶段和西方社会的某些侧面,选择了西方历史学界一些有识之士别具一格的探索成果,以“西方文明进程”丛书的形式奉献给广大读者朋友,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些观察历史真实的碎片,也为广大读者思考文明问题展现独特的视角。

收入本丛书的研究成果,不同于传统意义上撰写的“文明史”。它们不求面面俱到,但求目光独特;不求论述系统,但求思考深刻。而进入我们选择视野的,则是人们在思考文明问题时往往忽视的一些侧面。从收入本译丛的六部书的书名看,除了《书籍的历史》与《西方媒介史》这两部书,其余四部读者似乎很难将它们与西方文明进程联系起来。然而,透过《魔鬼的历史》,作者为我们解析了两千多年来西方历史上魔鬼与恶的化身,通过对魔鬼的概念的追索和魔鬼形象的分析,揭示了西方社会特有的文化和知识活动的深层要素。而《镜子的历史》,则是人类和自己的形象的历史,镜子所折射出的是文明的多重含义。顺着《流浪的历史》的踪迹,我们看到的是饥荒、瘟疫和战争中一个独特群体的命运,是仁慈与暴力的较量;在《洗浴的历史》中,作者则以大量史料

和文学作品中提取的生动的例子,描述了西方人“行为举止文明化的进程”,洗浴的历史于是透现出一部“社会文明发展史”。

从这一个个生动而独特的社会侧面,从历史学家们所搜集的历史的真实碎片中,相信有心的读者一定会像本雅明一样,读出自己的一点感悟,窥见文明的几分真相,那残酷而并不令人绝望的真相。

许摇钧

圆年 月 日于南京

目 录

引摇言摇千年魔鬼相随	员
第一章摇撒旦登上历史舞台	员
第二章摇巫魔聚会之夜	猿
第三章摇魔鬼附身	愿
第四章摇魔鬼文学与悲剧文化	员源
第五章摇魔鬼的衰落	员远
第六章摇内心的魔鬼	圆愿
第七章摇圆世纪最后时刻的魔鬼	圆员
结束语摇与魔共舞	猿
译后记摇	猿

所以他不需要接受这个前提来对信仰的效果作出积极评价。在历史学家眼中,信仰是一个深刻的现实,因为它能激发个体行为和产生共同立场。即便他本人认为这世上没有魔鬼,他也需要试图解答,为何17世纪时相信魔鬼的人会用火刑惩罚女巫,以及为何今天还有人举行向魔鬼致敬的仪式。

我们研究的目标是想像,还有人类的行动。魔鬼不是神意的外衣,也不是荣格口中所谓的集体无意识,它是滋养社会的多种文化要素所共同创造出来的真实的集体现象。魔鬼是掩盖于事物表象之下的推进器,它非常活跃,因为它能够创造阐释体系,激发个体和群体行为。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对魔鬼有所了解,知道点支配魔鬼的规则,这使我们能够理解个体身上的反应,也就是让我们产生与其他人一样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群体效应。传言就是从这里产生的,因为传言只是根据不显著的文化呼应过程而传播,所以它才具有重要性。集体想像是活跃的,影响很大,它不一定同质,由于社会群体的年龄层次、性别、时代或地域的不同,它一直在发展变化。魔鬼想像都是建立在某个特定民族文化范畴中的共同基础之上的,正是由于这一点,法国人的想像与美国人的想像会有差异。而这种想像产生后还会为适应特定需要而变化,所以法国年轻人对魔鬼的想像与成年人有所不同,而郊区年轻人的想像又与其他年轻人不同,当然成年人群体内部也会有差异。在某个特定时间出现的文明高速发展是由众多不同因素所促成的。我们往往会忽略每一代人共同经历的重要性,它们为这一代人制造共同感,特别是这一代特有的共同感、民族呼应的形式,使他们与其他各代人区别开来。我们可以把这个灵活的集体想像体系比作一个看不见的灌溉系统,它灌溉同一块地,但在不同时间里,它输入的观念和情感在经过层层过滤和中转之后,其

数量和质量都是不同的。别忘了还有反文化在抗拒或曲解它所灌输的东西。

要把这样一个复杂的系统弄清楚,各式各样的证明必不可少。历史学家引用的资料不仅仅局限于他一贯作为资源使用的古代文献手稿,对文化的研究要求研究者不能局限于“正当的”资料,局限于文化中的高级层面——比如代表“大传统”的主流艺术和文学,“小传统”也是存在的。所有传播渠道,从电影到儿童画报,包括车站小说、电视剧、广告,甚至都市群体的习惯,以及“时尚”和衣着习惯,都有自己的重要性。在风俗发展方面,平庸的侦探电影告诉我们的东西和穆尔瑙、德莱厄尔或英格玛·伯格曼的作品告诉我们的一样多。这是因为,所有这些都进入到传统的大熔炉中,是它们创造了文明。要想弄明白大厦是怎么由低到高建造起来,任何东西都不能忽略或轻视。所以不要惊讶,在本书中你会读到维克多·雨果的名字;会看到让·原皮埃尔·卡米主教——被遗忘的多题材作家、“悲剧故事”的天才创造者;还会看到幻想电影、希区柯克、图文教理书、连环画画家、商业广告,还有城市丛林中的流言蜚语。文化是一匹华丽的布,必须从各个纹路去观赏。同一个人,他听古典音乐,喜欢高雅艺术,但他也会看儿童画报,听重金属摇滚乐,在看电影或电视时翻拍照片,和与自己截然不同的人接近,购买那些非常精美的、与魔鬼有关的商品,梦想守护天使能帮助自己摆脱困境……拒绝研究全部,就等于对社会功能视而不见,就等于忽视历史发展中的根本联系,即使这些联系是隐含的,它们也是活跃的。人类和文化是它们的交结点,将过去几百年的经验汇集起来再发散出去。它赋予历史激动人心的重要意义,在每个时代的差异中保持着延续性。

将撒旦形象置于每个人都要面对的“恶”的哲学或象征意义

中,这同样也不足以帮助我们抓住魔鬼问题的关键。只有那些想要发现人类本性中适用于任何时间与任何地点的根本共同点的思想家是例外。他们的这种本体论观点不属于科学范畴,而科学倒是有点像是魔鬼的产物。科学不是在欧洲大变革的时代产生的吗?这场根本性的转变使欧洲在 15 世纪和 16 世纪摒弃了头上长角、脚下分叉的魔鬼形象,去探索错综复杂的人类意识以及无意识,提出了人与其所属社会群体间的关系这一最根本的问题。虽然这些研究者不能从纠缠着自己的大量偏见和信仰的旁枝末节中挣脱出来,但他们还是坚持认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有稳定的社会文化相对性。这并非像 15 世纪红衣主教尼古拉·德·库埃所认为的那样,当艰苦的一生结束时,学者们最终发现自己其实一无所知。这种“学究式无知”导致的是,面对上帝不可知的意图,人们会选择只相信信仰。这也不是步知识独断体系的后尘,不管是以前的强制宗教、上升为普遍信仰的世俗主义、实证主义、进步科学家的“强硬”基督教教义,还是某种生态学上的至福千年说,所有这些思想垄断形式都完全排斥其对立面,还会对其进行妖魔化。笛卡儿式的怀疑,对“人类肉欲”的寻求,就像马克·布洛什提出的,试图发现将社会复杂机制整合在一起的隐秘关联,这才是本书所采用的方法。这种方法既是最简便的,也是最有雄心壮志的。本书不作轻率的判断,也不在偏离客观性的争论中表明立场,因为它们只有在纯粹的信仰中才会有答案。至少,本书要尝试在这方面不受影响,保持客观,因为我们知道,没有任何人是绝对全能的。本书还呼吁选择的权利,选择显然是主观的,受那些正在学习知识之人的控制,但本书不会偏向各种环境下的教派激进分子,对于这些人来说,教条就是真理。

所以,本书是一部魔鬼的历史,与其他尝试一样,它试图接近

这个激发了大量创作的存在。^① 本书的研究范围仅限于西方,时间从中世纪直到现今。其他文明有它们自己的魔鬼,如果把它们都包括进来,将所有现象融合到一起,这么做是不严肃的,因为这些现象只有在它们各自产生的范围内才有意义。仅从一位作者的作品中分析出来的精神联系对历史学家来说是最大的危险之一,因为,即使在存在巨大差异的文明之间,在人类奇遇方面也都是能够轻易建立起某些关联的,至少在表面上可以。魔鬼问题尤其如此。本书不历数关于魔鬼的老一套话题,也不列举蓄意制造或仅由任意想像造成的假象。反教权的记者莱奥·塔克西尔曾于 1894 年揭露一个巨大的恶作剧,它曾深深打动许多天主教徒,并促使圣德肋撒修女写信给所谓的黛安娜·沃恩。沃恩宣称自己是已经悔改的原“帕拉斯女神”教的女祭司。“帕拉斯女神”教是一个以犹太人和共济会会员为主要成员的魔鬼教派组织。在巴塔耶博士 1928 年推出的《19 世纪的魔鬼》一书中,沃恩揭发说该教有攫取全世界权力的阴谋。其实“帕拉斯女神”教还有黛安娜·沃恩本人都是纯粹的谎言!英国杰出的埃及学者玛格丽特·艾丽丝·默里在 1906 年大胆地涉足她专业之外的另一个领域,去研究欧洲的女巫崇拜现象,她宣称女巫崇拜是信奉世俗角神的原始宗教延续到后代的活跃形式,这就是巫魔夜会产生的原因。与沃恩相比,默里的言论也不值一提了。但是默里的书在 1924 年被译为法文,并在超过半世纪的时间里和许多世界级的专家著作一样被奉为权威,后来还引发了意大利人卡洛·金斯伯格的一系列研究。而且默里的观点对英国还有其他国家的魔鬼教

^① 在实际操作中,罗列一个专门种类的书目是不可能的。本书选择了一些对撰写本书有用的作品。魔鬼题材在电影中占据独特地位,电影对魔鬼的各种形象有大量表现,持续影响着人们的看法。

演让·原玛丽·普瓦雷 ¹。观众或读者愉悦的好奇心来自一种隐含的联系,是在他们自己的想像与不同年代中形象和观念的集合之间建立起来的联系。传统的恐怖地狱观在 19 世纪末已经被图文教科书所淡化了,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则变得更加平和。在埃尔热 1959 年发表的连环画《丁丁在西藏》中,丁丁的小狗米路身边就分别出现了与之外表类似的天使和魔鬼,而让·沙基尔于 1950 到 1952 年间在《向导报》连载的漫画《特拉卡桑历险记》中,陪伴特拉卡桑的就是天使塞拉芬和魔鬼安热吕尔。魔鬼题材最终演变成轻松的喜剧,在银幕上大大冲淡了死亡的悲剧性。² 我们无法完全否认魔鬼对我们的影响,谁会怀疑这样的发展脉络会削弱这种影响呢?

本书全方位探究西方的魔鬼想像。普遍被接受的魔鬼形象并非本书唯一的研究重点,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邪恶形象的种种化身也就代表着人类在社会中经历的种种不幸。与之紧密交织在一起的还有身体的历史、思想的历史和社会联系的历史,它们在公元 1500 年到 1600 年间共同成为社会发展的推动力。这 100 年时间可以被分为四个阶段。本书第一章介绍从 15 世纪到 16 世纪撒旦在欧洲出现的情况。正是在这一时期,神学上的魔鬼概念开始为教会人士和世俗统治者所接受。这是一个让人感到害怕的魔鬼形象,与民间观点相去甚远。民间魔鬼观认为魔鬼外形与人相似,它和人一样可以被捉弄、被击败。于是两种传奇应

¹ 支持新教的“圣母广播电台”在 1950 年 7 月 1 日至 7 日这一个星期中推出了一档节目《各种状态的魔鬼》(感谢帕斯卡·巴斯蒂安提醒我注意到这档节目)。另见:让·沙基尔 1950 年连载的漫画《特拉卡桑历险记》,埃尔热 1959 年发表的连环画《丁丁在西藏》,以及本书第七章。

² 本书第七章对魔鬼形象的现代传播形式进行了分析。

运而生,慢慢传播开来,影响都很深远。一个认为魔鬼是可怕的统治者,它统治着充满火与硫磺的恐怖地狱,手下还有一大群走卒。另一个认为魔鬼是邪恶的产物,隐藏在罪人的五脏六腑之中,对许多人来说这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第二章到第四章介绍的是 15 和 16 世纪的情况。这么安排诚然有个人偏好的因素,但还有其他原因,这个原因就是:当时人的思想被魔鬼紧紧纠缠着,从而制造出成千上万起女巫火刑案。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奇特现象,因为欧洲人还有制造塞勒姆事件的美国人是从古到今唯一处心积虑要消灭某个所谓魔教中所有成员的人。第二章主要研究了巫魔夜会的传说,后两章则试图提出理解这一现象的一些因素,首先是关于魔化身体的观点,其次是魔鬼文学的传播,它催生出一股强大的悲剧文化潮流。在那个发现的时代,在那个知识和艺术取得长足进步的时代,在那个信仰和宗教斗争的时代,人们看待身体和灵魂的方式与今天都不一样。但是他们留下一笔奇特的魔鬼文化遗产,至今仍在鼓吹以一种极其惨烈的方式征服世界,在此种文化的当代最大继承者——美国身上,魔鬼的内在压力一直在发挥作用。与美国不同,魔鬼、角神路济弗尔在启蒙时代的欧洲遭遇到了衰退,这是本书第五章的内容。魔鬼内在化的进程就此开始,同时伴随着幻想文学的产生,在文学和文化上人们开始用崇敬的态度看待超自然现象,既不完全相信,也不完全怀疑。这一进程在整个 15 世纪以及 16 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显著加快了速度,第六章细数了内在魔鬼在这期间的种种微妙变化。换句话说,此时欧洲产生的主体意识越来越摆脱了对撒旦的恐惧,也越来越倾向于蔑视自身及其邪恶可憎的冲动。如果到此停笔那么问题就太简单了。接下来的第七章对 16 世纪从多角度进行了研究,分析了近来各种魔鬼想像形式。人们对魔鬼的利

第一章 摇撒旦登上历史舞台

任何人类社会都存在邪恶问题,人们也试图去解决它。如果根据哲学家的观点,邪恶问题的产生是与人类本性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那么答案也会根据思考者的乐观或悲观分成两类:人对于他的同类来说可能是一头恶狼,也可能是一只绵羊。不过历史学家常常力求避免此种思路,因为他们的研究方法从本质上并不倾向于让他们对研究对象作出道德判断。在历史学家看来,文明并非是单纯的个人叠加,而是指向一个或多个共同目标的关系集合,它给人们提供了在面对各种自然和社会困难时达到目标的办法。那些博大的文化,最辉煌、最悠久的文化正是在持续而大量地生产着社会关系。换句话说,这些文化在其成员周围编织了一张关系网,组成这张网的不仅有交错的关键符号,还有人的具体行为。正是它们巩固了人与人之间的共同纽带,把个人的一生从出生到死亡都同整个社会联系了起来。

任何一个迹象,哪怕它再微小,对于理解一个文明如何形成、发展和保持都是有用的,也没有什么比将人类存在的各个方面割裂开来,进行单独分析更与历史的思考方法背道而驰了。无论是

艺术、文学 还是物质生活中的具体事物 ,或是魔鬼 ,文化都可以被看作为一个隐含的连接符 ,为它所涵盖的这部分人类社会指出总的方向。沿着这个或那个方向 ,同一条阿莉阿德尼线^①指向的都是这个文明的中心。脱离政治领域看待宗教或将经济与人的心理表现割裂开来 ,都将导致不能接受的意义损失。对一个社会应该从其整体上作出评价 ,而不能掩盖它的不足 ,拒绝发掘它的阴暗面。

撒旦在西方文化中频繁出现是在一个比较晚的时期 ,魔鬼形象的各种要素其实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 ,不过到了公元 10 世纪至 15 世纪前后 ,它们才在艺术作品和人类活动中真正占据了一席之地 ,到中世纪末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恐怖的、人们难以摆脱的完整形象。魔鬼现象并没有局限于神学和宗教方面 ,而是直接与社会共同文化痛苦而蓬勃的产生过程联系在了一起。这个从罗马帝国时代以来就处于不稳定状态的悬挂溶液被倾入激变中的欧洲这个实验室 ,从而锻造出它主要的特性 ,产生出它独特的形象语言 ,使它能够慢慢被这个在政治上和社会上都四分五裂的大陆所接受 ,成为真正的语言和文化通天塔。从一个十分独特的形象上虚构出魔鬼和地狱 ,这并非只是一个重要的宗教现象这么简单。虽然教廷和那些大的王室之间存在为了各自利益而谋求独揽大权的激烈竞争 ,但魔鬼的出现反映出他们之间的某种一致想法。这种孕育了撒旦光辉形象的思想体系 ,其形成标志着西方发展过程中的一次重大飞跃。中世纪的尾声也正是近代的开端 ,这期间教会和国家的众多观念得以付诸实施 ,从中产生了对人民大众进行社会控制的一些新模式。魔鬼的事迹 ,死亡的概念 ,都不应掩

^① 希腊神话中阿莉阿德尼用小线团来帮助提修斯逃出迷宫。——译注

